

□毕雪锋

裱画师

一个约莫十二三岁的少年光着膀子，跪在凳子上，一手拿着毛笔，一手按着白纸，正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趴在“八仙桌”上对着一本《芥子园画谱》临摹吴石仙仿黄鹤山樵笔意的《蜀山行旅图》。

虽地处房门外空地，暑热也已隐退，时不时还有穿堂风拂过，但少年额头和鼻尖上的汗珠还是不停地冒出，久久地未见其擦拭一下，专注和纯粹的态度让他忘记了一切，当然更不会注意到身后站着的这位老者了。

老者六十开外，个子不高，但精神矍铄，脸微胖却洁净红润，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很斯文。透过眼镜片看到的是一双在他这个年纪绝少的、略显“清澈”的眼睛——是的，这双眼睛牢牢地盯着少年笔下的画面。他此时如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立着，和少年一样融入到了画里，仿佛四周的空间都停止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也已暗下来，直到少年的母亲过来催促吃饭，少年才停下笔。老者也收回了目光，和少年的母亲聊了起来。

后来少年从母亲口中得知：老者姓于（说来惭愧，少年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他究竟是姓“于”“余”、还是“俞”，姑且还是以于老师相称吧），是一位裱画师，在本地很有些名望，与书画界、收藏界的老师们关系也很好。他对少年小小年纪所表露出的对画画的热情赞不绝口，并答应少年的母亲会给少年找个好的国画老师。

那位少年就是三十年前的我，这也是我和于老师的富有戏剧性的初次见面。

于老师的裱画工坊就设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他女儿家。一进门，穿过过道便是底层的朝南大间，也就是工坊的所在地。一张红漆照面的裱台桌横亘在眼前，半新不旧，有点褪色的桌面看上去十分宽大结实，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四周还算光滑的本色木板墙上，到处都是书画作品从墙上揭下后残留的纸边痕迹，一层一层，密密麻麻，恍若在诉说着它们的前世今生。桌上散放着各种裱画工具，什么棕

□张勇

导演李安父亲李升在1946年当过民国政府崇仁县县长，后来调至教育部担任主任秘书。各地解放后，开始土改与镇压，李升这样的前政府官员纷纷被打倒镇压。1949年，李升只身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在屏东县潮州镇落脚。当时的县长都是乡绅出身，有文化，遂以教书为业，担任过台南二中、台南一中的校长。并重新娶妻生子，这才有了李安。

李升是教育家，重视学生的品性操守重于课业表现，例如雇用许多工友清扫整理校园，他认为“好的环境对孩子有潜移默化功能”。早年台南一中大多聘任名校出身的老师，李升却不迷信名校，聘任老师时会亲自去听课，确定老师上课内容才聘，这可看出李升办教育的新思维。

李升原本期待李安成为老师，但他却不是读书的材料，应考又太过紧张，联考两度落榜，因此很失望，直到现在仍耿耿于怀。李升很晚才肯定李安的成就，当

□桑飞月

一团江南青

春天的碎花裙，底子是青的。青草的青。

青，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附带着，还有一股清新美妙的气息。没错，青就是仲春时节草木的颜色和气味。

仲春的青，毛绒绒的，像阳光下少年脸上的细绒毛。站在这青色的春天里，人体会不由自主地分泌出爱情荷尔蒙。人们表达爱的方式之一，是亲吻，狠一点儿，重啃，那其实也就是吃了。对于春之青，毫无疑问，得把它吃下去，融进身体里，才算表达出了自己的真爱。

我估摸着，青团，就是以前的某个江南人这样给琢磨出来的。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此人在野外踏青，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春天，味蕾兴奋不已，便采了些野菜，准备回家吃。但一想，寒食节将到，不得生火做饭，于是便捣汁和粉，包馅蒸之备用……多么浪漫啊，这场春之爱。青团的出现，也让江南之春越发的软糯与生动起来。

青团的青，来自青草。

江南人最常用的还是艾草。艾草可以去野外采，也可直接去菜市或集市上购买。拿到艾草后，择其嫩芽洗净，入锅煮，同时加入少量的食用碱，让它煮得更烂，同时保持艾草的色泽。艾草煮好后，捣

刷、排笔、竹启子、针锥，都是有好些年头的家伙，细细打量仿佛都带着一层油光。

房间里永远放着个小火炉，而炉上也永远放着把铜水壶，正“噗吡噗吡”地从壶嘴里冒出蒸气。听于老师讲，取暖、淬火、熬浆糊、烧开水都离不开它们，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增加房间的湿度，提升裱件的平整度。

于老师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重复着裱画的步骤：观察(字画)、托裱(画心)、镶条、覆背、研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定格着这样的画面：初升的阳光透过窗框照在裱台桌上，一位带着老花镜的老人正低着头，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地用手指在托纸的边缘均匀地抹上浆糊，动作轻快而娴熟。

我每次去拜访于老师，总是在不打扰他工作的前提下先浏览一遍墙上或裱台桌上的书画作品，好的更是多看几遍，有时目光甚至不忍离去。本地虽是小地方，但也能见到一些名家作品。乡贤如陈叔亮、任政等自不必说，其他的以“浙派”和“海派”为主，有陆俨少、潘韵、孔仲起等的山水，程十发、周昌谷、刘国辉等的人物，陆抑非、诸乐三、朱颖人等的花鸟，马一浮、沙孟海、刘江等的书法。当然也能见到清朝、民国时期的老字画，运气好偶尔也会碰到大名家，如虚谷、任伯年、蒲华等。毫不夸张地说，我最早的鉴赏力和审美观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待把手头的书画作品托上木板墙后，于老师便会坐下来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牡丹”，点燃了一边吸一边和我聊天，从我看过的书画开始，然后聊读书或家常，再聊做事或做人……一聊半天。我那时虽然性格比较腼腆，但和于老师接触几次后也很快与他成了“忘年交”，而且这段情谊维持了很多年。

现在想来我不但很大程度上惊叹于他对书画方面的广博知识和精湛的裱画技艺，更有深深刻进记忆“光碟”的，难以忘怀、敬佩不已的还有他的处世为人。

那是我初三毕业后的一个周末，照例

去于老师处拜访小坐。是他女儿来开的门，并示意我轻声。我知道于老师肯定在干活，而且在干精细活，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入裱画间，寻了张凳子坐下。只见台桌上有一张四尺全张的墨竹老画，虽有些破旧，但粗笔浓墨、纵横挥洒、元气淋漓，虽反覆在桌上看不清落款，但感觉应该是大家作品。

于老师正心无旁骛地沿着作品的下角开始起揭，手法小心稳重、不颤不抖，一点点、一寸寸地往上移……一小时，两小时……最终，两张一模一样的画作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

于老师擦了擦手，放下老花镜，坐下了支烟。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揭二层”？我记起曾在书上看过介绍，是传统书画作伪的一种方法。“揭二层”，因其意是起画心二层，而画心是命纸中的灵魂，所以也叫“魂子”，又叫“混子”，此种方式作伪的书画作品最难鉴别。

明清以来，由于花鸟画迅速发展，多用大写意画法，需要用到厚纸即“夹宣纸”，这种纸有两层，优点是吃墨多、渗透性强。而作伪者就是利用这一点，因为作画后底层会留下比较清晰的形态，托裱时湿透水可以揭开，也就是把书画真迹的字心、画心的表层与命纸剥离。一般上层清晰，下层墨色较淡，作伪者就对照上一层的书画的画意，在下层纸上做一些局部补笔、填墨和加色，然后加盖印章，装裱起来，冒充真迹。当然前提条件还要看作者的用笔用墨，如果用笔浓厚，力透纸背则容易揭裱，反之如果用墨较淡就无法揭裱。

于老师看到我似有所悟的样子，夹着烟冲我点了点头，脸色有些凝重。我再仔细看了看下落款，哦，原来是蒲华的墨竹，怪不得！于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画商老主顾拿来的，知道他的手法，点名要“揭二层”。吸了口烟，又说，他本不愿意，但考虑到老生意，而老主顾又“软硬兼施”，实在不好拒绝，就说勉强试试。

地，好在母亲心灵手巧又天性乐观，帮着别人做些针线活之类的杂事来维持生计。尽管这样，生活还是难以为继，无奈之下，母亲将三姐瑞儿抱送出去了，带着我们兄妹3人到了外婆家居住，在舅舅的帮扶下勉强度日。‘文革’时期，母亲和我兄妹成天戴高帽、游街、住牛棚，那时的我，最怕的是白天到来，因为一到白天，母亲和我们又不知受到怎样的折磨。而在晚上，我可以静静地想念父亲，想像父亲的模样，多么想能得到父亲的疼爱，得到父亲的呵护，哪怕有父亲一点儿消息也好啊。”

我丝毫没有责备老人家的意思，也绝对相信老人所说逃难讨饭要到的第一碗饭一定给太太。只是，时移世易，当狂风巨浪袭来时，究竟能做到什么，只能在现实语境中去品咂。否则，再漂亮的话，也不可当真，也许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我丝毫没有责备老人家的意思，也绝对相信老人所说逃难讨饭要到的第一碗饭一定给太太。只是，时移世易，当狂风巨浪袭来时，究竟能做到什么，只能在现实语境中去品咂。否则，再漂亮的话，也不可当真，也许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我年少时那个靠种植、养殖过活的村子何时兴起养长毛兔，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反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解决温饱后，村民看了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心潮涌动而出的念头不是生一大堆女儿，而是如何做个“万元户”。

血淋淋的小湖羊皮，被扒下贴在供销社的门板上一字晾晒，是那时我在港口街赶集时常见的情景。一旁有个小饭店，以“红烧小羊羔肉”出名。“补得很啦——”喝得脸红红的家伙从饭店出来很有派头地大声嚷叫。我们村里难得养羊，小羊羔大多出自隔壁吕山一些村坊，那里是出产这种“软宝石”的基地。

那时，杨柳枝能卖个好价，我们村路两边、塘河畔的柳树，一到暮春皆被咔嚓咔嚓劈去，扎成大捆小捆，一剥去青皮，赶上日子村民结伙上公社出售。

在乡村，“美”这玩意儿相对于“实用”，是次而又次、等而下之。虽然，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憧憬，常在困顿的生活里抬起眼，打量、遐想着美丑世界。有些女生很美，扑闪的眼睛会说话。而柳树被剪断的村子就不美了，犹如女生为了卖辫子剪了头发。

再后来，听说麻杆又值钱了，于是剥皮的是是一年长高的麻杆。后来又听说养珍珠值钱了，但鱼塘不多的我们村，没赚了。那时在我的印象中，要想富，就得对动物植物“剥皮剥肚”。

说了半天，得赶紧回到兔子上去——长毛兔。不知何时，养长毛兔一夜间在我们村兴盛起来。放学回家，

他把烟蒂按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然后站起身，做了一件让我目瞪口呆的事，用竹启子对着刚刚揭下的“二层”纸面划了几道，“啊？”我惊叫起来。于老师冲我笑笑，继续用手指在划开的口子上慢慢撕扯，不多久，完好的画面就变得支离破碎。我看得怔在一旁，而这时于老师却好像舒了口气，脸色也开始轻松。“于老师，这……好可惜啊！……您到时如何跟老主顾交代？”我低声问。“就说我人老了，眼不行手也不行了，揭不完整喽，再道个歉，应该不会有事。”于老师说，“至于你说的可惜，真的可惜吗？知假造假，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才真的可惜！”他顿了顿，拍了拍我的肩：“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哦。”

于老师的话一直如暮鼓晨钟般在我脑海里回荡，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异常清晰。

长大后我在省城上大学，很少回家，于老师那也去得少了。大二时老家因为旧城改造而拆迁，等我得到消息赶回时，我家和于老师女儿家都已经拆得只剩一片废墟。没有碰面，没有叙旧，没有告别，那时没有手机，连电话都是罕见物，从此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惆怅了很久，也托人不停地打听，但总没有确切的信息，更没有确切的地址。

从此不管是拿着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书画作品去装裱时，总会想起于老师，想起他的工坊，想起他裱的画，到最后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念着：“于老师，您在哪里？一切可好？”

□徐惠林

被拎耳朵的兔子

我年少时那个靠种植、养殖过活的村子何时兴起养长毛兔，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反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解决温饱后，村民看了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心潮涌动而出的念头不是生一大堆女儿，而是如何做个

冷不丁能在村口或竹林间看到它们中的留号者。雪白的身体，太抢眼，常成为家狗撕咬的猎物。长毛兔逃出了笼子，以为自由了，却不知笼外的世界更凶险。

饲养长毛兔很方便，柴房或猪圈辟一角，叠上几个木笼或竹笼子，拎着这些眼睛红红的家伙，往里一扔，就仿佛能听到它们一厘一毫长毛的声音，也犹如听到吃饱的肉猪打鼾的声音。村里人实实在在，这些声音是农人耳里最美好的音乐。我们家里也养过几只，我每次打猪草，特别留心把细嫩的草分开，还注意收集一些萝卜缨子、兔子刺（一种植物）。在大家盘算着新一茬毛又长了多少天之时，我们割草也是割得昏天暗地。也不知几番草长草割，春秋易逝，更不知那些雪白高贵的奢侈兔毛，卖了多少钱，它们最终是钻进了城里人的棉衣内，还是漂洋过海温暖了洋人的身体。

也不知哪一声唿哨过，市面上兔毛突然不值钱了，于是村里又掀起了杀兔潮。别别说，家家烟囱冒烟，兔肉香味缕缕袅袅，让这些平日里欠油水的人人大快朵颐，饕餮一番。精明的人家，还留些个在笼里，一是等等行情，二是等等不来好消息便留着待客食用，其味道可与鸡肉一拼。

餐桌上兔肉啃光的骨头，落入桌下候食的狗狗嘴里，就是一个生物循环。在乡村，狗狗因为看家、捉耗子的功用，会被常年饲伺；而兔子，让经济这把刀宰了，就不再回来。时过境

桃花湖，天下不知有多少个桃花湖，更不知桃花湖的原型在哪里？我以为桃花湖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叙述一个渔人偶然进入与世隔绝之地的奇遇，虚构了一个自给自足，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桃花湖，数不胜数的桃花湖，如今杭州又出了个桃花湖，位于皋亭山下的丁兰古镇，一个只有20万平方米的湖，却展示了一幅山水相依、文缘相融的桃花盛景。

走进桃花湖，先要拜见的是那位高宗皇帝。看他观桃是那么认真，那么入神，一定是很久没有来了。记得880年前的那个观桃节，宋高宗坐着御驾来到皋亭山下的桃源村，那一天，桃源村房前屋后、山上山下桃花盛开，在阳光雨露滋润下晶莹剔透，桃花是那么灿烂，那么妩媚，那么奔放。高宗摆摆手谦和地说，我已经来迟了，比我早的还有秦始皇和钱镠前辈呢。

话说秦王沿着“秦河”（古上塘河）来到杭州，被钱江潮挡在与桃花湖近在咫尺的皋亭山下。“皋亭古埠”成了“京杭大运河杭州站”，“钱塘自古繁华”在山与江之间一寸一寸成长。

“西湖赏月，皋亭观桃”历来

为杭州两大风流雅事。每年桃花盛开时，皋亭周边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适逢南巡，乾隆皇帝亦为皋亭之胜景御驾亲临，每每成为其落足杭城的前站。

顺着桃花林沿溪而上，远远地看见林溪两岸布满了如繁星点点般的桃花，桃树相间柳树成荫，一棵桃树一棵柳在林溪间显得格外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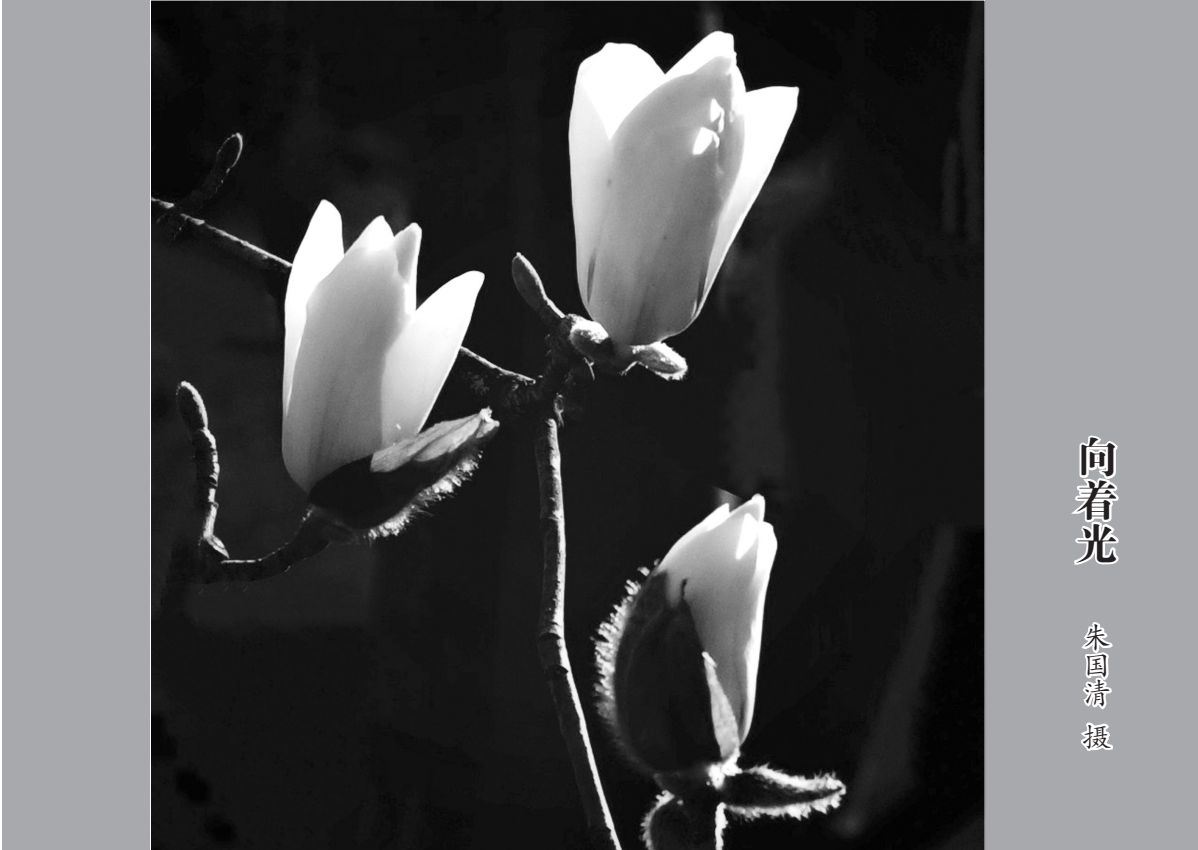
桃花林溪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胜似大自然，孕育那能工巧匠雕琢出美景，溪水依然是静静地、慢慢地、缓缓地流向前方。

沿着书画长廊，到达了桃花扇戏台，静下心来好好地看一场戏，是昆剧《桃花扇》，为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演员走进园林与观众互动，达到了如梦如幻的境界，主演李香君，一个封建时期的传统故事让她演活了。

戏瘾未过，又登上了桃花岛。

桃花岛上整体建筑具宋代风格且艺术精湛，巧妙布局了小桥、流水、古树、庄宅。仙人桥、清音洞、靖哥房、黄蓉茶庄、药师精舍、八卦书屋，让你仿佛融入当代武侠文化大师金庸描绘的意境，追寻神奇多彩的武侠生活。

正为人间美景陶醉，同行的张总提醒我注意脚下工地水坑。始悟桃花湖尚含苞待放，现栏杆初成，草木未盛，老童神游耳。



向着光

朱国清摄

□徐惠林

被拎耳朵的兔子

我年少时那个靠种植、养殖过活的村子何时兴起养长毛兔，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反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解决温饱后，村民看了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心潮涌动而出的念头不是生一大堆女儿，而是如何做个

冷不丁能在村口或竹林间看到它们中的留号者。雪白的身体，太抢眼，常成为家狗撕咬的猎物。长毛兔逃出了笼子，以为自由了，却不知笼外的世界更凶险。

饲养长毛兔很方便，柴房或猪圈辟一角，叠上几个木笼或竹笼子，拎着这些眼睛红红的家伙，往里一扔，就仿佛能听到它们一厘一毫长毛的声音，也犹如听到吃饱的肉猪打鼾的声音。村里人实实在在，这些声音是农人耳里最美好的音乐。我们家里也养过几只，我每次打猪草，特别留心把细嫩的草分开，还注意收集一些萝卜缨子、兔子刺（一种植物）。在大家盘算着新一茬毛又长了多少天之时，我们割草也是割得昏天暗地。也不知几番草长草割，春秋易逝，更不知那些雪白高贵的奢侈兔毛，卖了多少钱，它们最终是钻进了城里人的棉衣内，还是漂洋过海温暖了洋人的身体。

也不知哪一声唿哨过，市面上兔毛突然不值钱了，于是村里又掀起了杀兔潮。别别说，家家烟囱冒烟，兔肉香味缕缕袅袅，让这些平日里欠油水的人人大快朵颐，饕餮一番。精明的人家，还留些个在笼里，一是等等行情，二是等等不来好消息便留着待客食用，其味道可与鸡肉一拼。

餐桌上兔肉啃光的骨头，落入桌下候食的狗狗嘴里，就是一个生物循环。在乡村，狗狗因为看家、捉耗子的功用，会被常年饲伺；而兔子，让经济这把刀宰了，就不再回来。时过境

协作：

杭州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